

钱眼识人

戛纳的女性力量

当第77届戛纳电影节跑完大半场赛程时才出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爆款”，是惊悚题材《某种物质》。在它首映之前，我时不时接收到的都是尴尬的信号，特别是大导演科波拉让人难评的《大都会》亮相之后，前线媒体比较一致的反馈就是“没劲”“意思不大”“可看可不看”，这种气氛一直到《某种物质》首映后才算真正打破。

尽管它的口碑也是两极，但那是强烈对峙的两极，并且这两极实际上也达成了默契和共鸣，承认了这部电影的震撼效果。你大概从来没有见过“我”如何撕开“我”，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字面意义上的撕

开，这个设定非常有“尼采”的意味。你应该没有见过身穿淡蓝色蓬蓬公主裙的不是完整的人，而是挤在一起的“血肉”，旋转，旋转，震惊全场。之所以说它是爆款，这是持续近一周以来，电影宫第一次完全不被礼仪和尊敬驾驭的欢脱氛围。导演是名不见经传，从电视台摸爬滚打出身的女性，电影中的确非常自信地采用了很多擅长挑逗观众的节目秀的把戏，不管怎么说，效果达到了，抓马、恐怖、以及深刻的反省都有，不爆才怪。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最高潮采用的BGM与本届评委会主席格雷塔·葛韦格手上的全球大爆款《芭比》是一样的，来自库布

克的《2001太空漫游》，就是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根据尼采同名著作创作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奇葩设定高度契合。

表面不同的是，震撼登场的前者是踉踉跄跄直起来行走的“肉与骨”；而后者是巨型芭比。

但两个爆款内核表达殊途同归，分别从丑陋和美妙的发力点来讽刺傲慢、顽固又虚伪的凝视，当然也是把自己摆上了被审视的“祭台”上。这样一部将“身材、容貌焦虑”的全球女性话题拍出来，假以惊悚片的包装，让人又惊又喜。女导演狠起来也真没男导演什么事了。《某种物质》的记者会上，主演黛米·摩尔强

调该片“只是反混蛋，并不是反男人”，显示出更时髦的觉悟。整个竞赛单元还有其他可圈可点的女性话题作品。《拿针的女孩》又是惊悚，讲述片，根据丹麦真实案件改编，黑白影像勾勒出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底层生活，一个年轻的纺织女工在自己经营的便利店里，“帮助”不想养孩子的贫困母亲选择寄养家庭。《鸟》讲述12岁的英国少女碰上一个自称为鸟的男人，她如何处理与成年男性的关系成为成长过程中的“隐秘困境”。《野性的钻石》中，19岁的法国少女接到了真人秀节目的电话，于是陷入了如何掌控欲望的困惑中。甚至贾樟柯的《风流一代》，

也悄无声息地从时代纪录片向女性心灵史诗稍微偏转了一些身位。赵涛饰演的巧巧在结尾处涌入夜跑人群，胳膊的臂环和跑鞋都能发光，她大喊一声“哈”，象征着跟上时代洪流决绝的决绝，环境的压力，苍老的情人全部抛在身后。姐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你若爱就来，不爱莫张狂。总而言之，主竞赛单元中的女性主义氛围非常强烈，可以说将“老派男人”的话语权逼到前所未有的卑微状态，代表了全球思想潮流的走向。

钱德勒
媒体人

情人看剑

影后的忏悔

这几乎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故事套路了：一个功成名就的女明星，总会与家庭子女关系不太和睦，换言之，当初是她毅然决然选择了不病魔不成活，世俗家庭关系必然退居其次，与下一代之间可说是爱恨交织，伯格曼的电影《秋日奏鸣曲》、是枝裕和的电影《真相》，讲的都是这类故事。待到女明星过气，回头已是百年身，终于兴起忏悔之意，国产电影《追月》的剧情也是以此开头，何赛飞饰演的越剧名伶戚老师，身染重疾后返乡，与她抛弃过的子女们逐一过招。

迟暮美人，游走于伪装与崩溃的边缘，最是考验演技，有那么一些时刻，老年英格丽·褒曼与凯瑟琳·德纳芙、甚至是《欲望号街车》里的费雯丽，不时在戚老师身上隐隐显现。不过这个角色更是东方式的，一方面，在何赛飞的演艺生涯中，古典典雅美人的形象可说是贯穿始终，这次不过是集大成展示；另一方面，她本身就是越剧表演艺术家，这一电影角色如同量身定制，后来拿下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可谓实至名归。

剧作的东方意蕴更是来自片

中讲述嫦娥奔月的那出越剧《追月》，戚老师的成名作，立意取自李商隐的诗歌《嫦娥》，这是戏眼所在。嫦娥弃世而去，荣登仙班，谁知高处不胜寒，就如同戚老师为了追逐梦想，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斩断与尘世的诸多羁绊，用她子女的话来说，“唱戏这个职业经常会毁掉正常的人生”。戚老师成名成角了，给整个家庭带来的却是摧毁性打击，丈夫遁入空门，子女们发疯的发疯，入狱的入狱，各自野蛮生长，这位母亲也如同身居广寒宫的仙女一样，面对的是永无止境的、咬噬心灵的空虚寂寞冷，正应了李商隐所写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人之将死，戚老师终于有了回人间看一看的勇气，但死亡并没有为她带来多少道德豁免权，该她道歉的、补救的、忏悔的，样样得来一遍，如同一份遭遗忘清单上的常规项目，浓缩在她倒数的人生时间里密集完成。

对于这一悲剧人物，主创心怀慈悲，从原著小说到改编剧本，既写她的无情，但这无情也是献祭于艺术的必经之路，无法回头，也写她的有悔，怀着一颗赎罪之心重返

人生起点，这还不够，最后更让她在舞台上华丽谢幕，几乎可说是一个影后级艺人的完美收梢。不过剧情至此稍嫌狗血，如同《如懿传》里巧立名目的各种设局一样，为了抢走新剧首演的机会，作为艺术指导的戚老师竟然怂恿B角给A角下安眠药，然后自己踢掉B角，活脱脱上演一场李代桃僵局；A角竟然谅解了她，承认自己技不如人，也只差夸奖戚老师“主儿聪慧”。

你可以说是戏比天大，在戚老师眼里自始至终只有演戏，至死不改；也可以说是她嗅出了新剧本出自失踪的丈夫之手，只有她来演，才能与丈夫完成隔空对话，但手段到底大有斗室意味，多少损伤剧作格调。本来返乡是为赎罪，谁知继续伤及无辜，罪加一等，临终前还把儿子的终身大事托付给A角，倒像是一种补偿，人物形象至此未必得以升华，或许戏子无情才是她的真正底色。再回看那出《追月》，已经足以为其艺术人生盖棺定论。

长风新

媒体人

早闻狄声

“老”题材的老办法

不仅要关注“Z世代”，也要聚焦“银发族”。论道理，影视行业有此觉悟，是应当应分的必然；但从这些年看到的所谓老年题材，遗憾依然很多：一遇上“老”题材，创作者们就不厌其烦地老调重弹，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老年生活，很难谈得上是真正理解、表达一个群体。

最近收视、口碑遇冷的《老家伙》，原本因为汇聚了张国立、王刚、张铁林的“铁三角”而备受关注，但从播出结果看来，剧集最大的优点也就仅限于此。当“铁三角”告别了古代君臣游走朝堂与江湖的传奇色彩，他们在观众极为熟悉的当代生活语境下，上演了同样的套路：一个是高高在上、霸道强势的领导，一个是油滑算计、有点小聪明的下属，还有一个下属老实巴交、勤勤恳恳——张国立扮演的肖长庆固然没有纪晓岚那么智慧幽默，但只要三个老友凑在一起，插科打诨、相爱相杀的戏份就一点也少不了。

这当然是一种讨巧的办法，相似的人设、熟稔的表演模式，

可以快速唤醒观众对经典的记忆。可惜，《老家伙》的主线剧情先天不足，三个退休老人二次创业、开办养老社区的设定，前因后果粗糙到有些经不起推敲，再多默契的斗嘴都无法掩盖实质的空洞。

更糟糕的是，剧集分出了不少笔墨刻画三个老人晚年鸡飞狗跳的个人生活，每一条线索都充斥着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以最任劳任怨的肖长庆（张国立饰）为例，他天天在老妈和两个儿子之间左右为难，付出不得其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道德绑架”儿子，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油滑的孙前程（王刚饰）的家庭是标准的“女强男弱”，他长期吊儿郎当，缺乏对家人的付出，行至晚年才想到要关爱患上抑郁症的女儿，活脱脱就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而在张铁林吹胡子瞪眼的诠释中，陈新城与儿子的戏份则完全全是套用了影视剧里中国式父子关系的模板——父亲永远打压儿子，永远高高在上。不是说这设定就一定不真实，但看着着实

让人血压飙升，缺乏新意。

当然，《老家伙》对年龄的刻画，同样带有一种陈旧的悬浮感。戏中的三位退休老人，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养老困境；他们不服输的创业故事，是放在任何家庭情感剧里作为副线都能成立的小打小闹，丝毫没有触及到那些真正挣扎困境中的、被忽略的老年群体。

回头再看《三叉戟》《漫长的季节》等等以老年人为主角的作品，不难发现，“老”题材反而更需要新意。一个能够牢牢抓住观众心绪的悬念，一种对弱势群体真切的关怀，一些对时代的别样观察和感悟，都可能成为让作品再上台阶的关键。又或者说，好的作品一定是让人物回归人物，一个人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有了什么样的选择，有时代与环境的因素，也与其性格、经历的影响，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老”字就能概括。

常原狄

媒体人

花言俏语

自我剖析可以如此诚恳

自我剖析可以深入到什么地步？英剧《驯鹿宝贝》用七集故事给出了一个范例，自我剖析可以如此诚恳，也如此不管不顾，如此让人难堪。

《驯鹿宝贝》是编剧和主演理查德·加德自己的故事，在剧中，他是脱口秀演员唐尼·邓恩，唐尼在酒吧打工时，给一个落魄的女人送了一杯水，一个历时两年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就此开始。这个女人叫玛莎，自称是律师，有种种不凡的业绩，但从她此后的表现来看，这很可能都出于她的妄想。在接受了唐尼的那杯水之后，她认为，唐尼对她有好感，想和她交往，自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跟踪、尾随和骚扰，她每天给唐尼发无数短信、邮件，盯死他的社交媒体，每天回复、点赞和发私信，并根据唐尼个人透露的信息，和社交媒体上的行踪，找到了他的住处，他的工作地点、他父母的家。这种人，在英文里有个适配的词，叫stalker。

在此期间，作为一个称职的stalker，她每天跟踪唐尼上下班，天不亮就等在唐尼的住所外面，一直等到唐尼下班回家，根据唐尼估算，她每天要用十五六个小时来进行跟踪，她甚至跟踪到唐尼的演出现场，骚扰和造谣，对唐尼的女友发动暴力袭击，并对唐尼父亲进行造谣诽谤。两年后的2018年，唐尼终于把玛莎告上法庭，玛莎的行动才终于停止。但在《驯鹿宝贝》播出后，她又接受了一个一小时采访，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那个采访明显让人感受到她的混乱，比如，她否认自己给唐尼发了41000封邮件，却又说，即便发了41000封邮件又怎样。

如果《驯鹿宝贝》只停留在对玛莎的疯狂行为的展示和控诉上，那么，这部剧就不会如此引人注目，搞不好还会引起反感和反指控。理查德·加德的明智之处在于，在这段经历中，包括在这个故事里，他深入地剖析了自己。在他用第一集讲述了玛莎的可怖行动之后，也留下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唐尼为什么不直接地强硬地拒绝玛莎，让她望而却步，他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在玛莎暴力袭击了唐尼的女友，他不得不去警局之后，依然有所保留，为什么在发现了玛莎的软肋是在律师行业的一点点名声之后，不及时地利用起来，反而任由玛莎反攻，殃

及家人朋友。以及，唐尼为什么从被跟踪变成了反跟踪，为什么在每个关键的时刻，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从第二集开始，故事不断闪回，回顾了唐尼失败的职业生涯，他和两任女友失败的感情生活，他被一位大编剧PUA和侵犯之后混乱的生活。这些闪回和剖析，解释了唐尼的行动和心理状态，也解释了玛莎和他那种奇特的关系，他们本质上有相似之处，唐尼在被侵害的同时，其实也很享受这种骚扰，因为，骚扰也意味着关注。他越失败，越落魄，就越渴望这种关注，一旦玛莎退却了，他甚至会故意无意地激发她的关注。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唐尼用一系列意味深长的细节，呈现了一种不寻常的心理状态，法庭宣判了，玛莎退却了，再也不会再有骚扰信息了，但唐尼看着没有新邮件的邮箱，却无比失落。最后一幕，他去了酒吧，要好了饮品，却发现没有带钱，酒保说请你，而这正是整个故事开头的一幕，只不过，当时的酒保是唐尼，吧台外没有带钱的人是玛莎。

这个做法非常聪明。从剧的角度来说，他在观众准备各打五十大板之前，提前惩罚了自己，在单一的指控会引起反弹的考虑下，先指控了自己，呈现了自己最不堪的一面，堵死了任何一种指控的角度。从心理修复的角度来说，他重返了现场，认领了自己的懦弱、柔弱和自私、混乱，以及内心深处的自毁欲，以此获得了强大、真诚的资格，请注意，仅仅是一个资格，事实上，拥有这种人格的人，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他必然要经历无数次折返跑，无数次自我攻击，最后才能给自己留下一点点盈余。

也是因为这种剖析，让这个事实本身，成了一道心理测试题，很多人在观看的时候，想到了自己的软弱和自毁欲，觉察了自己的错误选择，也有很多人，识别出了自己身上的stalker人格，或者回忆起了自己被stalker跟踪的经历，终于可以给自己的某段经历命名。这也就是好故事的职责，它是故事，也是世相观测器，更是普法节目，或者心理分析和治疗仪。

韩松落
作家